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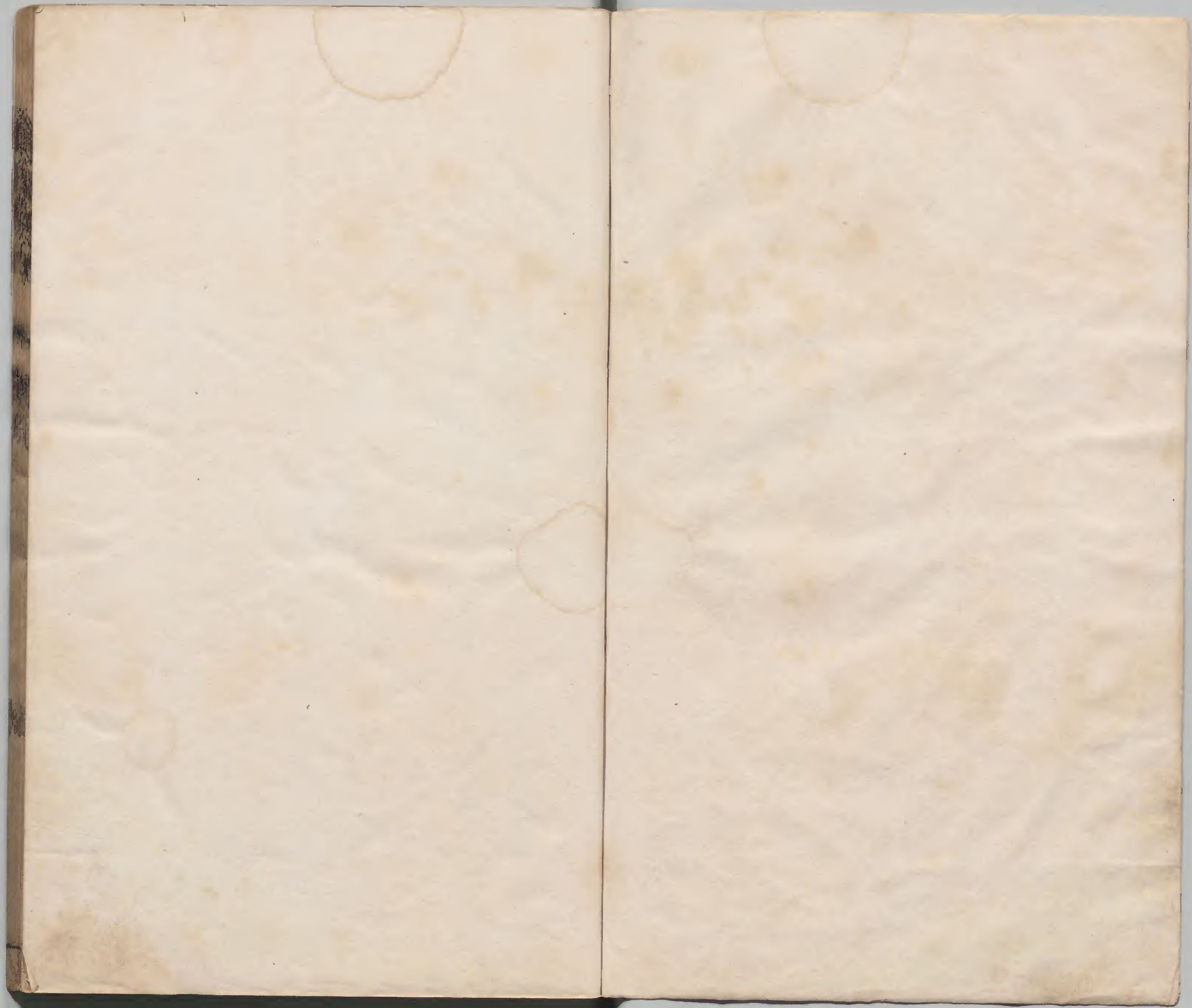
漢紀

自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9)		
函號	別	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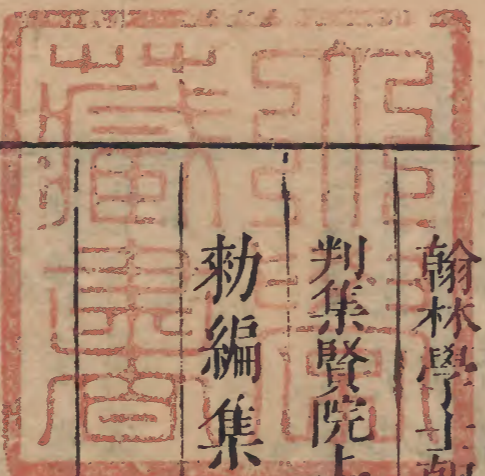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九

淺草文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一 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涖灘凡二年項羽之

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張晏曰謚法無

漢紀九 高皇帝

高以帝為功最高而為帝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

元年冬十月

歲首寅為人正夏用之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

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

霸上因而革至武帝太初元年定歷沛公至霸上

改用夏正始以寅為歲首至于今因之沛公至霸上

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星聚東井

按魏收後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

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于近且漢元年冬十月

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

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繆云何允曰

按星傳金木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

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何因昔日而行是

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

不可若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

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東宮少傅游雅

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

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秦王

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

謂綬也所以帶璽也組頸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

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

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

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

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

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

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

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諸侯之璽以發兵

皆以武都紫泥封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

外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

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周禮地官之屬有

掌節鄭玄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

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旛之形韋昭曰節

者使所擁也釋名云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二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音紙軹道在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事見上卷秦二世二年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守之也屬之欲翻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

朝同列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國乃舉豫交青揚荆幽冀并

八州有之六國與秦俱稱王是為同列朝直遥翻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

為家六合謂天地東西南北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

墮讀曰隳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

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走音

奏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

具知天下阨塞阨乙革翻塞悉則翻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

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

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奢

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

留宮中樊噲起于狗屠識見如此予謂噲之功當以諫留秦宮為上鴻門請讓項羽次之姓譜周

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

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縞素有喪之服謂弔民也

斬新勝新
語新書

為音于偽翻
編音工老翻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

樂音洛

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于病。願沛公

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

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苛音何細也

吾與諸

侯約先入關者王之。

王于况翻又如字

吾當王關中。與父老

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

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李二說

並得之抵。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

案次第也

丁禮翻堵墻堵也言不遷動也去羌呂翻

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

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

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

秦制縣大率方百里十里一亭

十亭一鄉所封食邑為于偽翻行下孟翻

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

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

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

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

吏卒遇之多無狀。

言無善狀也先悉薦翻繇讀曰徃

及章邯以秦軍

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

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

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

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

黥布

通鑑卷九

漢紀一

四

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

秦于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班志

縣屬弘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二里或說沛公

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

關中雍於用翳王關之王于况翻下欲王同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

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內音納又如字今傳內從人者奴對

翻從入者讀為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

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

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戲許宜翻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

且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

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名書之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于是高祖

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孟康曰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口名也姚察

云在新豐古城東末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注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里餘塹原通

道南止洞門有同門汰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古城

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沛公兵十萬號二十

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

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

范增

漢紀一

漢紀一

高皇帝

五

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周禮賦

增言是

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即後世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皆帝王之氣

項伯

尹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

項伯夜馳實為沛公

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

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

語牛居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

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

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

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

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臣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

出固要項伯要一遙翻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

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

舉盛而言也師古曰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盛近其斬翻籬吏民封府庫

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它盜之出入與非常

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

德也倍讀曰背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

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

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數所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若汝也師古曰凡言為壽者謂進爵于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坐側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樂音洛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盾所以蔽身者也盾食尹翻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丈江翻擊也遂入披帷立在旁曰帷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瞋目視項羽瞋怒目也昌真翻頭髮上指目眦盡

裂眦才賜翻又在項羽按劍而跽曰跽其紀翻客何

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
 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羽曰賜之
 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
 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復扶樊噲曰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
 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
 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
 毛不敢有所近近其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
 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
 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

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如今人方

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

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置留也留車騎於脫身獨騎

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姓譜夏侯出自夏后

滅其第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為侯

謂之夏侯因而命氏紀春秋紀侯之後以國為姓

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班志京

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

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

以陰侯嬰
紀信

乃入度徒洛翻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

勝桮杓不能辭勝音升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

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

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謂視責也脫身獨去

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坐徂臥翻亞父受玉斗

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歎恨之聲音烏開翻又於其翻豎子不

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

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

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秦民初見沛公無所侵暴而悅及為項羽殘滅失其初所

也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

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

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

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師古曰沐猴彌猴也言雖若人衣冠其心不類

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

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使沛公王關中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

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專王約天下初發

難時謂初起兵時難乃且翻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

銳首事暴露於野史記正義曰暴浦非翻又如守三年滅秦定天下

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

韓生

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

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游即流也言乃徙

義帝於江南都郴史記曰長沙郴縣班志郴縣屬桂

桂陽郡也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

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

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

豫章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

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縣屬楚國史羽與范增

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惡鳥路翻乃陰謀曰巴蜀

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巴蜀漢中秦所置

鄭縣屬漢中括地志南鄭縣今梁州治所近世有季

文子者蜀人也著蜀鑑曰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

南鄭乃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

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隸

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

人滅庸即今均房兩州地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

州上庸郡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塞悉章

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班志扶風槐里縣周

秦曰廢丘高祖三年更名華昭曰犬丘周懿王所都也

秦欲廢周故曰廢丘括地志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

縣東南一十里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

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

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皇帝

大典縣唐復萬年秦獻公所城樂陽故城在今雍州
樂陽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樂陽逮請斬獄掾
曹咎書以抵欣而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樂音藥
立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

奴以上郡非近戎翟因以各國班志高奴縣屬上郡
索隱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漢高

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漢為膚施高奴臨

河縣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延水為名
董翳都高奴今項羽欲自取梁地乃徙魏王豹為西

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縣屬河東郡瑕丘申陽者張耳嬖

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

洛陽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

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
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雒陽改為

雒陽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
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

都朝歌河內郡朝歌縣故殷都也因以名國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

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

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

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予據班志襄國縣屬

趙國信都縣屬信都國漢蓋又分為二縣宋白常陽

曰趙王歇都襄國今邢州所理龍岡縣城是也

君鯨布為楚將常冠軍冠晉古故立布為九江王都

六班志當陽縣屬南郡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

史記正義曰九江即壽州楚自陳徙番君吳芮率

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班志

屬江夏郡括地志曰邾故城在黃義帝柱國共敖將

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番音發

臨江王

通鑑卷九

漢紀一

上

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共音龔人姓也姓譜

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後臨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故無終子之國班志

燕王

遼東郡界蓋羽令韓廣都于無終而令併王遼東之地故也燕將臧荼從楚救趙

姓譜臧姓魯孝公子臧僖伯之後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班志

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

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

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史記正義

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即此地邪余據濟北有博關博陽蓋在博關之南也

禮翻田榮數負項梁數所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

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

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

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班志南皮縣屬

章武有非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因環封之三縣環音

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漢王怒欲攻項羽

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灌風俗通曰蕭何諫曰雖王

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

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誦於一人之下

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誦與屈同臣願大王

絳侯
穎陰侯
蕭曹樊大
學問人

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

雍翟塞為

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

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

令良厚遺項伯遺于季翻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

月諸侯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兵聽命

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羽在戲水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羽見

高祖於鴻門此時已過戲矣又入燒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摩許宜翻各就國項

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

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兆杜縣之南也如淳曰蝕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嶷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

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李奇蝕音力張良送至褒中地理志褒中縣

屬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山李文子曰褒谷在

褒城北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為一谷白褒谷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谷在鳳翔府郿縣谷

中褒水所流穴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

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蓋架木為之棧士限翻公

休上諫翻且示項羽無東意川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

膠東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

都亡走楚走音春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

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

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

通鑑卷九 漢紀一 三

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

齊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

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

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

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夏說讀項羽為天下宰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

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

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為扞蔽師古曰扞蔽齊王

許之遣兵從陳餘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

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穰侯班志穰

已又殺之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武帝

陽郡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今楚不得推擇

州縣無行言無善行可推擇也行下孟翻

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賈曰商坐販常從人寄食

飲人多厭之信釣于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母

以水擊絮曰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

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

怯耳因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刺七不能死出我袴

下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漢書作跨同耳師古曰

跨兩股之間素隱曰勝括化翻然尋此文作袴欲

依字讀何為不通勝下于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

勝下也何必須髮作勝下

楚王信

漂母

蒲伏

俛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

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

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

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十羽羽不用數所翻漢王之入蜀

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當斬據史記表信為連敖典客班表

作票客索隱以為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為典客蓋以信表為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曰連敖楚官左

傳楚有連尹莫放其後合為一官號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

仰視適見滕公曰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為滕令故彌滕公上不欲就

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

與語大說之說讀曰悅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班表治粟

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改內史為大司農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

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

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

數所角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

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若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

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

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

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

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予謂何言漢國之士僅有信一人它無

與此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長王于况翻必欲爭天

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

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吾為十僞

翻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

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

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

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

坐。上時掌翻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

邪。鄉讀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

大王不如也。惟史記作惟，漢書作唯，師古曰：唯，弋矣。字子謂如，漢書本文則當如，師古如。然臣嘗事之，請

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噁叱咤。暗於媽翻，噁烏路

栗翻，咤卓嫁。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

屬之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

嘔。索隱曰：嘔嘔猶媼媼同。音呼，鄧展曰：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

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

也。予謂劓，訛者，劓之義，敝，舊敝也。師此所謂婦人之

古曰：劓，五九翻。蘇林大官翻，又音專。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

背蒲殊翻王于光翻下而王威

王王王當王同

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

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

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氏曰用東歸之

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且三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兵無不離散以敗也

秦王為秦將

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

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

不可勝計

勝音升

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

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

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

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

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于是漢王

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師古曰部

分而署置之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

從故道出襲雍

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縣屬武都郡地志故道今鳳州兩

當縣杜佑通典曰故道鳳州梁泉兩當縣地

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止戰好時又敗

班志陳倉縣屬扶風唐之岐州寶雞縣是也杜佑曰故城

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時縣屬扶風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朱白曰漢好時故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好時故城是也李文子曰在今鳳翔天興縣界走廢

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

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

上上郡渭南後曰京兆河上後曰馮翊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歐音翕

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項王聞之發兵距

之陽夏不得前夏音賈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

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毋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古以東鄉之位為縣沛坐韓信東鄉坐李左車而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

師事之是也鄉讀曰嚮

陵母

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

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

母為于偽翻語牛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

距漢班志吳縣屬會稽郡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

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遺于

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是歲

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宰相應劭曰

侍御史之率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稍

叛之趣讀曰促

周苛

蕭何為丞相周苛為

御史大夫得任官大

體

韓王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

之江中九江王黥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陳餘悉三縣兵與齊

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

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

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偽于留

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張良自韓間行歸

漢間古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特將未嘗獨將

兵也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王如陝陝失

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漢王

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

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

王漢王還都櫟陽諸將拔隴西春正月項王

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

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

相聚叛之漢將拔北地虜雍王第平第平也雍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注見三卷赧王五年師

晉境即今之同州朝邑界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

內虜殷王邛置河內郡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

書里中社孔穎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

三軍之師非孫武不可留侯後畫策臣後世軍師參謀皆可笑

漢王鎮撫寬容只是將略高所以能將將處

曲逆侯平

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皇帝

七

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

平為宰師古曰宰主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

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班表太僕。秦官。掌與馬。應劭曰。周穆

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也。濟子禮翻。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

後事項羽。賜爵為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殷王反。項羽使平

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師古曰。言無幾時。

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

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挺身。待轉翻。拔也。言平拔身間出而行也。

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

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為。于。偽。翻。所言不

可以過。今日。于是漢王與語。而說之。說。讀。問。曰。子之

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

典護軍。使。平。典。護。軍。而。監。護。諸。將。也。請將盡譱。曰。謹。音。喧。譱。然。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

監護長者。監。古。衛。翻。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漢王南渡平

陰津。至洛陽新城。班志。平。陰。縣。屬。河南。南。郡。水。經。河。水。逕。平。陰。縣。北。魏。文。帝。改。平。陰。曰。河

陰。各。陽。縣。屬。河南。南。郡。新城。時。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

新城。縣。括。地。志。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

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三老董公遮說王曰。班表。十

里。一。亭。

道。監。卷。九。漢。紀。一。高。皇。帝。二。

魏無知

董公

亭有長十亭。鄉鄉有三老掌教。臣聞順德者昌。逆

化。秦制橫道。自言曰。遮說式。芮詔。德者亡。兵出無名。兵出有名。則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

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放謂遷義帝于

中殺讀。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文穎曰。

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力。而天下自定。大王宜率

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

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于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

而大哭。哀臨三日。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

曰。臨力。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

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

三河士。韋昭曰。河南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

楚之殺義帝者。史記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

下。東行至徐州。擊楚。予謂正義之說迂矣。三河在彭

城之北。已不可謂南。收三河士。若發關內兵。南浮江

漢。獨不能出武關。而浮江漢。而必入子午谷。至漢中

而下。漢水邪。况子午道。此時亦未通鑿。且可引之。而

為說乎。此特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

兵。以夾攻之也。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師。古曰。非也。

當時漢未有此稱號。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

直言諸侯及王耳。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遺

季翻。餘乃遣兵助漢。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

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予考正義所謂

城陽。乃班志濟陰郡之城。陽縣。田榮初與項羽

會戰之地。榮既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

田橫

樊將軍幸
不遇高帝

通鑑卷九

漢紀一

三

高皇帝

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地春秋莒之故墟也羽既連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以擊漢莒魯舊為鄰國則此城陽為莒之故墟明矣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

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

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

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項羽併王梁楚徙魏王

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

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

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

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即伯禽所都

秦置魯縣屬薛郡漢後以薛郡為魯國史記正義曰魯今兗州曲阜縣蕭縣秦屬泗水郡唐徐州蕭縣是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

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

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彭城水經注睢水出陳留縣

西漢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逼穀泗服虔

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而睢水為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為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

相而入于泗謂之睢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南至下邳入淮孟康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漢軍

却為楚所擠擠子諸翻擠也又子奚翻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

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

史記正義曰靈壁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

惠帝系

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

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

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于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最長

故號曰元不得為謚貢父曰韋昭是也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

二子車下推吐滕公為太僕滕公夏侯嬰也史記曰嬰從擊秦軍洛陽東賜爵封轉為滕公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

僕之長中大夫也常下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

驅奈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

保護脫二子卒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

不相遇反遇楚軍審食其其名食其音與基將間行以避楚軍乃反與楚軍相遇也問

古莧翻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質音致是時呂

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班志下邑縣屬梁國梁國秦碭郡漢改焉

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下邑城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

侯皆背漢復與楚背謂背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出

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其功

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予謂等弃之者言捐以與人與弃

也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

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

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皇帝 三

以弃為取

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即欲捐之捐之

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

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

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請讓數所

以辭相責曰請讓請才笑翻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

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師古曰多欲者猶重也

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志

虞縣屬梁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古虞國舜禪禹封其子商均於虞少康奔虞即此謂左

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

審陛下所謂姓譜隨姓隨侯之後又云杜伯之玄孫會為晉大夫食采于隨曰隨武子後因

以為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倍蒲

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

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

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傳讀曰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

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二而後役之如淳曰律言二

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

以下為罷癯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

士一歲為材言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

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二

十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

公家徭役也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

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開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河南郡即鄭其叔所

居京城也應劭曰京縣今有大索小索亭括地志京縣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滎陽縣即大索城

通鑑卷九 漢紀一 高皇帝 四

隨何

李必駱甲

杜預曰成臯城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宋白曰滎陽縣故城在鄭州滎澤縣南十里平原上索水逕其東即頃羽圍漢王處秦三川郡亦曾移理於此括地志所謂滎陽縣即大索城乃唐之滎陽縣晉灼曰索音冊師古音求索之索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爲

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班志重泉縣屬馮翊

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爲氏史記惡來革之玄孫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曰大駱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乃拜灌

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

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

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西北

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屬之欲翻周勃灌嬰等言于漢王

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也其中未必

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

中竹仲翻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

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

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尾生古之

信士或曰即徵生高孝已商高宗之子以孝行著行下孟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

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不耳不讀曰否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

受金一事灌嬰不誣無知不辨陳平不辭謙論所以寡

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裸耶果翻赤身也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謁歸謂謁告而歸也至則絕河津反為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為于偽翻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地北地隴西郡自置中地郡後至九年罷屬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勸積粟

初秦之亡也蒙桀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長水宣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關其地窖工孝翻穿地以藏粟也及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而蒙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

兵以給軍未嘗乏絕謂徒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

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

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復扶於是漢王以韓信

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

誰也對曰柏直姓譜柏柏皇氏之後顯項師柏招王

曰是口尚乳臭言其少不經事弱不任安能當韓信

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

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

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

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

晉塞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

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

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

木押縛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為罌如罌缶以渡

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缶謂魏王豹驚

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傳直戀翻言以

王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漢之敗於彭城

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韓信既定

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其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

王歇王趙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闕與信之下

通鑑卷九

漢紀一

三

周叔

知彼知已

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卷第九

資治通鑑卷第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漢紀二 起疆圉作噩盡著 雍闥茂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 陘音刑杜佑曰井陘口在鎮州鹿泉縣今謂之

韓淮陰師
李左車

土門按宋白續通典鎮州石邑縣有井陘山甚險固又鹿泉縣本漢石邑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改名獲鹿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錡山即此地注云燕趙謂山脊為陘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

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鬪謂乘取代之勝也說輸芮翻其鋒

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

也草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方軌謂騎不車併行騎不

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備

也止居曰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

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間古覓翻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釋名云輜廁也所載衣服雜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

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

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

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

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

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

三十里止舍止軍而舍息也舍如字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傳發傳令軍中使發兵人持一赤幟漢旗幟皆赤從間道單山

而望趙軍如淳曰單音蔽依山以自覆蔽也杜佑曰單山亦在石邑意間道單山即此誠曰趙見我走必

地師古曰蔽隱于山使敵不見

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也疾速也拔趙幟立漢赤幟令

疾速也

疾速也

其裨將傳餐曰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言破趙乃當共飽食也餐于安

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

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行戶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信蓋謂趙聚兵塞井陘之

阻險而還師也還音旋又如字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史記正義曰綿蔓水自并州北流入井陘趙

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

水上軍走音奏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

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師古曰殊絕也

言決意不可敗敗補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

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

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

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將即亮翻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

之不能禁也于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

水上水經註泚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

又丁禮翻禽趙王歇諸將劾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

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

曰破趙會食倍與背同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

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

此語不善
用有蓋之
死地而死
者有置之
死地而走
者

信得廣武
君而心益
虛兵益精

地而後生。孫子九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為死地曹
操註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退有
者。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

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如忽入市廛驅其
人以赴戰非素所習練者也其

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

尚可得而用之乎。予讀曰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

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

其縛。東鄉坐師事之。予讀曰與問曰：僕欲北伐燕東

伐齊，何若而有功？何若猶言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

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權所以稱物見其輕重也左

者敗亡之餘不足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

在秦而秦霸。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非愚

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

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

得侍耳。言得侍左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

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

朝而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

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褴衣甘食。褴音褸靡也此言當

不能自得其生業皆輟耕釋耒褴靡其衣傾耳以待

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罷讀其實難

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

通鑑卷七 漢紀二 高皇帝 四

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

兵詭道也乘勢以為用者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

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敵矣見賢過翻屈其勿翻

曠日持久糧食單竭

單與殫同盡也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

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

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由從也信

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

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

路首式救翻頭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

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或長尺喻輕率也暴其所長于燕暴顯也示燕必

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

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

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

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

奇兵渡河擊趙數所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

城邑發兵詣漢甲戌晦月盡日有食之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此太宰非

周官之太宰漢奉常屬官有太宰師古曰具食之官信使八國必使人為之主時布使太宰主何也三

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

漢為弱也此臣之所以為使說輸芮翻下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

誰肯言信短者非師而何

用與不用聽與不聽淮陰不負左軍矣

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

倍與背同 浦妹翻

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

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

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

臣事之者鄉讀曰嚮下同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

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

李奇曰版墻版也築杵也

大王宜悉九江

之衆身自將之為楚前鋒

將即亮翻

今乃發四千人以助

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

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

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

孰勝

垂拱者垂衣拱手也

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

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

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

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

背蒲妹翻

漢王收諸

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

乘塞

徼循也凡邊謂之邊徼蓋使人循徼機禁姦非因以名之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障以徼繞邊陲

常守之也徼吉甲翻乘登也登塞垣而守之

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言楚

自彭城至滎陽成臯中間有梁地間之彭越時反梁地是楚之敵國也故云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

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

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

楚漢說客
品格與六
國霄壤其
指畫事情
亦異

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

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

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易以豉翻臣非以九

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

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

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

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洩也。楚使者在

九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而去。後客復來

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

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

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

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

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且子余翻數月龍且

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

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

入見。見賢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

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帝以布

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

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帳若今之帳設也。

御服御也。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

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

如此等人
便不可屬
大事淮陰
可屬大事
而不聞道
難矣哉

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臯楚數侵奪漢甬道

數所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音異

肉翻食其曰管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

字從木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

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

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

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衽衣襟也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言將使食其行使

使佩之趣讀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

子房前子房張良字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酈生語

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

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時漢王

良言願借食前之箸就用指畫管湯武封桀紂之後

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度徒今陛下能制項籍之

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

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殷賢人里門曰閭表顯異也

子囚封比于墓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

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

公辭而不受鄭玄曰商家樂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

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服虔曰巨橋倉名許慎

杜佑曰鉅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臣贊曰鹿以賜

此事何為
未能不誣
其所不至
不強其所
不能留侯
切名士也

臺今在朝歌城中劉向曰其大三里高千尺

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

蘇林曰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曰軒曲周屏車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蔽乘軒也復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復扶又翻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

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華戶化翻放牛桃林之陰晉灼

曰桃林在弘農闕鄉南谷中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十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即桃林也師古曰桃林山谷在闕鄉縣東南西南去湖城縣三十五里以示不復輸

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

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

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服虔曰惟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

而從之晉灼曰當今惟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陛下

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哺音步食豎儒幾敗而公事汝

也公尊稱也高祖嫚罵人率曰令趣銷印而公乃公蓋自尊辭幾居依翻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

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矢之數也勢者言

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

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

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酈

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

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

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

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

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

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

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事見八卷

秦二世三年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卞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

虎方食牛牛耳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施之

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

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

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

之弊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

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

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

能敗事見上卷三年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

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事見上卷二年何則趙兵

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

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

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疆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喪息士浪翻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所畏者

顛之臣

鍾離昧

周殷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鍾離古鍾離子之後以國為姓

龍姓出于龍伯氏，又曰出于舜，納言之龍師。古曰昧，莫易翻。其字從本末之末，且子余翻。不過數

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以疑

其心。間古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

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

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

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

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

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

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

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大牢具。大讀曰太古者

其牢禮各如其命數，以三牲具為一牢。秦滅古法軍典之時，不能備古之牢禮，故以太牢具為盛禮。孔穎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紀二十一 高皇帝 七

達曰按馬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太牢也
 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
 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日
 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
 夫日食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
 則云見子貝朔食註云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
 豕士特豚諸侯祭以太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
 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
 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
 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 舉進

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
 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惡粗惡草草率也 楚使

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
 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
 發背而死疽于余翻 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

急矣臣請誑楚誑居况 王可以間出間古 於是陳平

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

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羽

曰以犛牛尾為之大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
 雉尾為之在左駢當鑣上師古曰應說非爾雅翼犛
 西南夷長髦牛也似牛而四節腹下及肘皆有赤毛
 長尺餘而尾尤佳其大如斗天子之車左纛以此牛
 尾為之繫之左駢馬轡上蓋馬在中曰服在外曰駢
 駢即駟也安最外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纛
 徒倒翻 又音毒 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

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

豹縱公守滎陽縱千 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

縱公

轅生

去矣羽燒殺信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轅姓也姓譜陳大夫轅濤塗之後漢以其所本考之亦與爰表二姓通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皆類此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班志二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曰宛鄧州縣葉汝州縣宛於元翻葉式涉翻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破殺薛公雖音羽乃使終公守成臯終姓也姓譜曰陸終之後

不愧御史大夫

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逃

漢書逃作跳如淳音逃史記項羽紀作逃索隱曰徒彫翻晉灼曰跳獨出意如淳曰逃謂走也余謂左氏

通鑑卷十一 漢紀二 高皇帝 七

通鑑卷之

漢紀二

三

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在上口逃去史獨與滕公共車

出成臯玉門張晏曰王門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晉灼

曰在大修武城東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

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

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

趙地孟行下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

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

之鞏班志鞏縣屬河南郡即東周君所居汝洛地圖云鞏固也鞏縣在洛水之間言四面有山可以

鞏令其不得西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隋天文志孛星之屬

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蔽不

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孛蒲内翻又蒲没翻班志房南

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臨江王敖蒙子尉嗣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修

武欲復與楚戰鄉讀曰嚮復扶又翻郎中鄭忠說止漢王漢制

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說式芮翻使高壘深塹勿

與戰斲七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縮將卒二萬

人縮烏板翻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

以破其業師古曰積聚所蓄軍糧芻藁無以給項王

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

越相保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陽

荆王 燕王

鄭忠

通鑑卷之

漢紀二 高皇帝

一

秦縣屬陽郡漢屬梁國故微子所封國也唐為宋州宋城縣杜佑曰漢外黃故城在陳留郡雍丘縣東春秋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即此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臯即漢王欲挑戰挑徒了翻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

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

黃睢陽等城皆下之漢王欲掎成臯以東屯鞏洛

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

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巧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

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炮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

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

守成臯適讀曰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所謂謫戍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

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易以或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

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

釋耒耒手耕曲木也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

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

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瓚曰飛狐口在代郡師古曰瓚說是

壺關無飛狐之名地道記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峻號飛狐口北則

代郡也水經註代郡南四十里有蜚狐關史記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代郡城西西南有山俗號蜚狐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

勢謂因地形而據之以制敵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

教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

宗彊負海岱阻河濟齊地東至海南至太山故曰負海岱西阻清濟北阻濁河故曰

阻河濟濟于禮翻南近於楚近其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

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

而稱東藩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臣

謂分為二者是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

歸乎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

何以言之曰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

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

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

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

樂為之用樂音洛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手晃曰背

恩亡德曰負倍與背同蒲妹翻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辜無所忘

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

事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

破北魏河自砥柱以上龍門以下為西河索隱曰北魏謂魏王豹豹國於河非故也亦謂之西魏

以大梁於安邑為東也出井陘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

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

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酈生之說形格

勢禁之說也蓋據教倉塞成臯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盡為漢有齊楚將安歸乎白馬津在唐滑州太行阪在唐澤州界杜佑曰蔚州飛狐縣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通媯川郡懷戎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

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先悉薦翻華戶化翻姓也姓譜宋華父督

始立華氏張揖曰濟南歷山之下余據鄆食其傳曰軍於歷城則歷下即濟南郡歷城縣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

酒為樂樂音洛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辨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

發間使下齊間古寬翻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掉徒釣也

翻搖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

之遂渡河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膠西宣帝本始元年為高

密國宋白曰高密春秋時晏平仲所食邑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此

史記也班書作橫走博博陽近清河博關此正韓信自趙進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皆出走其後韓信既虜田廣於濰水灌嬰又敗田橫於贏下贏縣亦屬太山郡括地志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博城漢太山之博縣守相田光走城陽相息將軍田

此博陽即博城之陽

淮陰此舉失一酈生知其不振矣

既軍於膠東

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漢為膠東國以其地在膠

水之東也

楚大司馬咎守成臯漢數挑戰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楚

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

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

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鄙在鄭地汜釋者云在襄城則亦非此汜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

音祀索隱曰此水今見名汜水音似臣瓚說是張晏曰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

流溢為滎澤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

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

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

括地志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

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澗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

曰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塹遂號東西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

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

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

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

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

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

杯羹

如淳曰俎高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

如說是俎在呂翻方言周晉秦隴謂父為翁若汝也而亦汝也古者以杯盛羹今之側盃有兩耳者也

示以無懼
而言太刻
惡

項羽不殺
太公而漢
父子性命
皆造于項
伯昇大陰
德人

通鑑卷十

漢紀二

十九

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

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公休許容翻。徒以吾兩

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

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三令壯

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人也。

李奇曰：後為縣，屬雁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奇說是射而亦

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

瞋目叱之。瞋，昌真翻。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

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間，問也。微，問也。工，竟翻。乃項王

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就也。相與臨廣

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數，所具翻。

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

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

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收私者，收取其財以為私有。殺秦降王子嬰。

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

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

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

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

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

可作露布

通鑑卷十

漢紀二

高皇帝

十九

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捫音門摸也師古曰傷臂而漢王病創臥創初

良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彊其兩翻母

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行下孟翻疾甚因馳入成臯韓

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

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

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孫子九地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曹操曰士卒不如深壁令齊

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信臣常所親亡城聞王在楚

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

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

無兼人之勇事見上卷元年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

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

與漢夾濰水而陳徐廣曰濰水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水出

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註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即此處濰音維陳讀

陣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盛時引

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

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

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

北至城陽虜齊王廣

史記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

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正義此誤與上卷二年田橫起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

橫聞齊王歿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

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屬

北海郡高祖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乘繩證翻曹參擊田

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立張耳為趙王漢

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縣

首於木上曰梟索隱曰欣自剄於汜水上留四日復

如軍軍廣武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

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

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

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

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

王耳何以假為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

徵其兵擊楚操七項王聞龍且歿大懼使盱台人

武涉盱台音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

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分扶奪人之地已破

武涉副徹
天下無識
其人

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厭于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翻史記正義色度翻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倍蒲蘇翻下同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必終為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參分即三分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郎中執戟

宿衛信先仕楚為郎中故云然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

倍蒲蘇翻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

予讀日與

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

衣衣下於既翻推吐雷翻食食下祥吏翻

言聽計用故吾得以

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

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

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

之背貴乃不可言

以微言動信言背漢則大貴也相息亮翻

韓信曰何謂

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

難乃憂在亡秦而已

師古曰志

在滅秦所憂者唯此

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

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暴步木翻又如字凡暴楚

露之暴皆同勝音升

人走彭城轉鬪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

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

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

功折北不救

折挫也其存也不救者不能自救也折而設翻

此所謂智勇俱

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

罷讀曰疲

以臣料之其

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

命縣於足下

縣讀曰懸

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

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

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

疆齊從趙燕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為百姓請命

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鄉讀曰嚮

下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

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

膠泗之地

膠泗二水名

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

朝於齊矣

師古曰深拱高拱也朝直遙翻

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

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

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

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廕陳澤之

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

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卒子患生於多

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

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者。

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

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狗烹。

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

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種章勇翻此二

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

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

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

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復扶又翻計者事之

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鮮息善翻故知者決之

斷也。斷丁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毫長手也十毫為釐

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

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

我齊。遂謝蒯徹。謝去辭之使去也因去。佯狂為巫。秋七月

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蓋貉

人及燕皆來助漢孔穎達曰經傳說貉多是東夷故職方掌九夷九貉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周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貉讀與貉同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

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棺工喚翻斂力贍翻與作衣衾而斂尸於棺也轉送

也傳送四方歸心焉是歲以中尉周昌為御史大夫

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昌苛從第也從才用翻項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

公說羽請太公太公呂后為楚所得見上卷三年羽乃與漢約中分

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

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之引

河水以備大梁謂之洪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杜佑曰鄭州滎陽縣西有鴻溝楚漢分境之所

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

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有一分為

少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

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史記正義遺唯季翻予謂音如字亦通遺留也漢

王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

